

心扉為你開

◎ 冷玥

「你們兩個明天就給我回學校上課，老是這樣胡鬧，小心功課進度跟不上大家！」宋迦南低聲責備兩個妹妹。

宋美慧一臉不在乎的神情。「你可以幫我們惡補呀！」

宋迦南斷然拒絕：「你們的功課我不懂。」

「騙人！三哥和小哥念大學時，你不是也幫他們惡補嗎？」宋美慧戳破他的推托之辭。

「對呀！再困難的功課，你祇要看過一次就可以幫我們惡補了，難道你要見死不救嗎？哥哥！」宋美慧拍他馬屁。

「好嘛！哥哥，我們再請一天假就好了。」宋美黎開始撒嬌。

「好吧！真拿你們沒轍，祇能再請一天假哦！」

「哇塞！哥哥萬歲！」

宋美慧看著宋迦南俊俏的容貌，忍不住就俯身低頭仔細瞧著他。

宋迦南不知這個頑皮外向的大妹又想做什麼，也就靜靜地回視她。

哥哥如果是個女子，一定是個傾國傾城的大美人？」宋美慧問一旁的妹妹。

「真的耶！那我長得像哥哥，不就是個絕世小美人了嗎？」宋美黎捧著雙頰，神情帶點自戀。

「哈！天下最不要臉的女人就在此，竟敢自稱是絕世小美人！依我看，應該是絕世自大狂吧！嘔，噁心！」宋美慧做個受不了想吐的動作。

「討厭！你竟敢取笑我！」宋美黎掄起粉拳，朝宋美慧打了過去。

宋美慧也不甘示弱地回檔，然後趁隙搔她的癢，兩姊妹一來一往，玩得不亦樂乎。

宋迦南疼愛地看著她們；宋美黎哪是強悍姊姊的對手，不一會就開始求饒了。

宋美慧見她求饒就放了她，轉眸迎上宋迦南疼愛的目光，忽然想起隔壁床有兩個漂亮的大姊姊，過去從布幔後探出頭，同正在看書的葉怡馨露出甜美俏皮的笑容。

「兩位姊姊，我們把布幔拉開好不好？這樣也比較熱鬧嘛！」

宋美黎不知她在做什麼，也站到身邊一起看宋迦南。

宋迦南被她們看得莫名其妙：「我怎麼了？」

「你不覺得

葉怡馨都未置可否，吳淑娟就迫不及待地猛點頭。「好啊！好啊！」她正求之不得呢！

宋美慧見她同意，就伸手把布幔拉開到最旁邊。

宋迦南見大妹突然把布幔拉開，就轉頭看這邊。當他看到隔壁有另一個女孩陪著病人，頗為訝異。剛才沒細看，所以沒看見葉怡馨；瞧她長得明眸皓齒、仙姿玉質，顧盼間流露著嫵雅的淑媛風韻。

葉怡馨也趁機仔細打量宋迦南；美如冠王的俊俏外貌，略帶病態的蒼白臉色，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般男人的陽剛之氣，但眼波流轉間，卻不經意地流露著無形的堅毅。

兩人對望了好一會，宋美黎輕喚一聲才讓宋迦南回過神，對葉怡馨禮貌地淺淺一笑，而後轉過頭去。

葉怡馨這才戀戀不捨地收回視線。

宋美慧嘴角一撇，白了宋美黎一眼，暗罵小妹叫得真不是時候！冰雪聰明的她才這麼一會工夫，就看出葉怡馨和哥哥似乎對彼此的第一印象還不錯。心念一轉，她有了別的計謀，笑問：「請問兩位姊姊叫什麼名字？如果不嫌棄，我們可否交個朋友？」

「我姓葉，葉怡馨。」

「我姓吳，吳淑娟。」

「我姓宋，宋美慧。」

宋美慧轉身指著宋美黎和宋迦南。「妹妹叫美黎，哥哥迦南，還有三哥啓政和小哥啓明，他們晚上下班後也會過來。」

葉怡馨看得出這個叫宋美慧的女孩個性較為活潑健談，妹妹宋美黎就顯得羞澀內向多了；沒多久，宋美慧就和吳淑娟談笑風生起來，好像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一樣。

(三)



「所以你也一樣嘍，否則你又怎麼可能天天面對他，但你剛剛明明是說不討厭。」

「不討厭就是喜歡嘛！」祝小笛頓足。「你這個人很難蛋裡挑骨頭耶，真是麻煩！」

祝小晴又問：「小笛，你是不是戀愛了？」

「沒有啦！」她有些懶洋洋的否認。

「其實如果這個男人真的不錯……」

「算了！像他這種富可敵國的男人，我看還是祇做做朋友就好。」祝小笛野心並不大。

「你真這麼想？」

「我可不是淘金女郎。」

「那若有天他去愛別的女人或是娶了別的女人，你會不會受不了？」祝小晴很實際的問。

「我……」祝小笛一時語塞。

「沒有答案了？」祝小晴露出一個會心的笑容。

「我怎麼知道會怎樣，事情又還沒有發生。」祝小笛死愛面子的說。

「好吧！那我就等事情發生了再來看看你的反應，到時……你可不要欲哭無淚哦！」祝小晴事先提醒著妹妹。

「你擔心你自己吧！老姊。」祝小笛不甘示弱的回她。

「我已經知道我該怎麼做了。」

最近楚威顯得特別的開心，為了慶祝自己的好消息，還有向單皓國唐鷹致個謝，因為若沒有當時他們的「拔刀相助」，一起打架、一起受傷，今天他和祝小晴之間可能還呈膠著狀態。

所以他在台北最貴的「馥園」擺了一桌，請大伙吃鮑魚、魚翅、鳥參這些大菜，因為真的值得，一切真是太值得了！

除了胡琦一個人之外，大家都吃得很盡興，一方面是菜好，另一方面是甘潔和倪舊舊最近才對單皓國和唐鷹解了

禁令，原諒了他們，所以大家才那麼熱烈、愉快，特別是甘潔快要生寶寶了，大家更是喜上加喜。

而楚威注意到了胡琦的異樣，他將她拉到一邊，用有點質詢的口吻問她。

「這種套餐每份要七千元再加一成，你居然吃得愁眉苦臉，怎麼了，不合你的胃口？」

胡琦老實的說：「我在替你擔心。」

「你替我擔什麼心？」

「我……我有一種不太好的感覺……」本來是不想說的，因為她不想掃楚威的興，可是如果不說出來，她又會覺得對不起朋友。

楚威有些急迫的問：「到底是什麼事？」

「你真的認為你和祝小晴之間已經OK了？」

「是啊！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不會覺得太突然了嗎？」

「我受了傷，而她……」楚威揚了揚眉。

「她其實還是在乎，關心我的，所以就……」

「楚威，那祇是小傷。」胡琦提醒他。

「但小晴不知道啊！」楚威有些洋洋自得。「胡琦，你真想太多了，我不是有告訴過你有關小晴的媽所交代下來的遺言嗎？我和她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大可以放心。」（五十一）

也就是說，這位X的行動，和昨天晚上那起殺人事件在時間上有許多地方非常吻合。

「金田一先生，這個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奇怪，難道他來這兒就是為了殺佐武嗎？」

「署長，現在下斷言未免過早……」

金田一耕助凝望著遠方，眼神十分深沉地說：

「姑且不論這個人是不是來殺佐武，至少有事可以確定，那就是這個人把佐武的無頭屍體搬到小船上，並且從這裡劃走。」

「你是說……」

橘署長不解地望著金田一耕助。

「署長，我始終想不透他為什麼非要把頭部以下的屍體藏起來不可，因為兇手既然公然把死者的頭放在菊花玩偶上，那麼藏匿死身體不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嗎？這麼做非但毫無意義可言，甚至可說非常危險。因此，從剛才起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直到聽了柏屋老闆的話之後，才好不容易想通了。」

「兇手這麼做的理由是……」

「署長，柏屋老闆為什麼會如此懷疑X這號人物？是不是因為X留下一條染有血跡的手巾？如果那條手巾不出現，就算X這號人物的行為舉止多麼怪異，祇怕他也不會這麼快就懷疑到這個人的身上，因為柏屋老闆也不希望和這種事發生任何牽連。這麼看來，這個X會不會故意留下這條沾滿血跡的手巾，以便讓柏屋老闆早一步去警察局報案呢？否則如此重大的證物，哪有忘記帶走的道理？」

「我明白了。金田一先生，你的意思是，這個X刻意要轉移警方的注意力？」

「是的。再者，X特地用小船運走屍體，而且還將滿沾滿血跡的小船拋棄在柏屋附近的觀音岬……」

「金田一先生，你是說，這個男子為了要掩護某個人，所以才故弄玄虛？」

金田一耕助默默點點頭。

「那麼，他究竟楊掩護誰？」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想掩護的人必定住在犬神家。因為這位X的行動，目的是想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外面，他要讓人們誤以為兇手是外來的人，所以才這麼做。可見真正的兇手應該是犬神家的人。」

「換句話說，這個X不過是一名共犯罷了。而且，真正的兇手是這家人的其中之一，對吧？」

「是的。」

「但是，這個可疑的X究竟是誰？他和犬神一家又有什麼關係呢？」

金田一耕助一邊搔頭，一邊說：

「署長，這，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如果能知道可疑的X是誰，就不難知道兇手是誰。但是，署長！」

金田一耕助肌肉向橘署長，一臉認真地說：

「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五十五）

歡喜冤家

原著：西湖漁隱主人

月仙道：「今在你家了，豈有此理。」二官道：「他十分記念，萬萬求我，我已許他一面。怎生回他？」月仙道：「你既肯，便見何妨。」二官笑道：「二人敘起情來，怎麼說？」月仙回道：「此事斷斷不能了。」二官見說，又重新弄將起來道：「你方才說斷斷不能了，怎麼又與我幹？」

月仙笑道：「魂裡夢裡，你說的是章必英。」必英笑道：「嫂嫂你道我是郎二麼？我就是章必英。」月仙驚道：「我不信。你若果是章必英，這是天從人願了。」二官抽身起來，取了火，點起燈來，兩下一看，果是無差。

月仙道：「好瞞法。兩個月日，無一毫吐露，用得好心。早去暗來，那裡知道。妙在那時見面，你既有心娶我為妻，十分美滿之事，為何這般瞞我？」二官道：「恐文甫哥知道了，不像意思。故此相瞞。」月仙道：「果是丈夫知道，理上甚不相應。」二官道：「故如此今日方與你言。」月仙道：「那李禁這媒，恰好又是你討。這般湊巧。」笑道：「我這一生，盡好受用了。祇是苦了丈夫。」二官道：「如今你既念他，我還把你仍舊送與他如何？」月仙一把攔住了道：「怎生捨得你。」

又問道：「原來那年七夕之事。你早已知的。我還在鼓裡。今晚不說。還道你盜嫂哩。」二官笑了一聲，又把一粒藥，如法放了，月仙道：「不好了，裡邊癢難熬了，快來湊趣。」二官今番因說出了心事，他盡著力，弄得月仙無不周到，道：「快活死我也。」二官道：「不是我用了此計，那討得這般快活。」月仙道：「你用之計，已成畫餅了，怎生這般說。」二官道：「我又用一計，方才娶得你來。」月仙道：「又用什麼計謀？方得這般遂心。今番與你是百年夫妻了，與我一言。」二官高興。將恤刑放回，見李禁，著宋七舉出，重刑拷打成招，又將偷銀子說了，「攬掠賣你，這般用心，方得到手。豈不虧我。」月仙道：「原來如此。果然好計。」又道：「好神道，真靈也。」二官道：「什麼神道？」月仙道：「我前日到州衙內去，往土地廟經過，進廟默祝。此生若得與二叔重逢，即時親自到廟燒香禮拜。今果重逢，理合就還，如今我起來燒湯沐浴，即刻還願去來。」二官道：「與你同去。」月仙道：「好大膽，你我同去，那衙門登時說與大夫知道，那時你我俱不好了。祇須我悄悄自行，早去早來。」

二官道：「你不可去望前夫。」（四十七）

犬神家

● 橫溝正史

病毒

■ 蔡駿

而乾隆的地宮裡總共有一帝五后，屍骨全給挖出來了，可憐這位當年號稱「十全老人」，被西方人看做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君主的風流天子居然遭到後人的如此褻瀆，更可惜的是他的墓中藏的都是字畫，無知的士兵們祇知盜寶，不懂得藝術品的價值，結果這些無價之寶被踩在腳下毀於一旦。

也許這就是報應，慈禧一生害人無數，把中國推到了滅亡的邊緣，她生前享盡榮華富貴，死後不到20年就被拋屍棺外，扒光了衣服，傳說還被士兵奸屍，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果真是老天有眼，惡有惡報，正是假惡人之手以制惡人，這就叫「以毒攻毒」。至於乾隆皇帝，雖然在民間傳說中他是無限風光，在那部瓊瑤火爆的電視連續劇中選成了一個慈祥的父親，其實在真實的歷史上也不過是一個大興文字獄的暴君而已，所謂「康乾盛世」不過是中國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

我又繼續搜索了一會兒，網上能找到的資料其實還是有限的，全在這兒了，大多數是重複的，沒有更詳細的內容了。我思索了片刻，再次想到了古墓幽魂裡看到過的東西，為什麼最重要的東西在同治的陵墓裡？應該說在東陵各帝王陵中，因為同治死得太早，他的惠陵是最不起眼，最粗糙的一個陵墓。僅僅祇有我找到的這些還不夠，一定還漏掉了什麼，那個「她」，指的是慈禧嗎？或者是其他人，我必須搞明白。

窗外天色陰沉，我心裡隱隱有些寒意。

一月十七日

今天下起了大雨。

冬天的大雨是很難得的，但上海這些年的冬雨卻增多了，也許是因為上海已經好久沒下過雪了。我撐著傘，走在馬路上，雨水嘩嘩地敲打著傘面，我的臉上濺到了一些水珠。放眼向四週望去，幽遠的街道，黃白色的梧桐，方格子般的小樓，都浸在一片煙雨中，朦朦朧朧的，就像一幅掉到了水裡的水彩畫，於是，我想起了十九歲時寫的一首詩《大雨敲打城市的額頭》。

我來到了莫醫生心理診所門口。我在出門前，特地打了一個電話過來，ROSE 在電話裡說莫醫生今天出診去了，不在診所裡，於是我就來了，如果她說莫醫生在，那麼我是絕對不會來的。是的，我就是來找ROSE 的。

我按響了門鈴，ROSE 給我開了門，我身上濕漉漉的，我脫下了外衣，覺得這樣輕鬆了一些。房間裡也瀰漫著一股潮濕的空氣，無孔不入地滲入我的心裡。

她還是給我泡了一杯熱茶。在熱茶面前，熱氣覆蓋了我的臉。

「莫醫生出去了，他說也許要四五點鐘才回來。」

「沒關係，我來這裡，是想——」我卻窘地說不出話來了。（三十）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廣告、新聞請洽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

An Independent
Global Green
Franchise
長城保險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314-395-6002



Perry Li 李光文
(636) 579 1888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9666 Olive Blvd., Suite 203, Olivette, MO 63132
Tel: (314)395 6002 Fax: (314)395 0898